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十九回 史湘雲猜枚露仙跡 梅月娥乞巧結奇絲

話說史湘雲自孀居後，子女皆無，世情灰冷，終日在櫳翠庵禪閣靜坐，悟徹真如。時與素女、麻姑相會，到後來，上元夫人降於庭，授以長生秘藥，囑其溫養丹爐，待時而退舉。史湘雲便事事隨緣，諸凡韜晦。惟芝哥兒知其不凡，常與講論玄奧，互有所悟。惜春雖與同居，卻不能窺其底蘊。間有功夫，終在皮毛，未能造極。數之所限，理不獲違，即神仙亦自有造物作主。不然深山窮谷，絕嗜慾傾金石者，不乏人矣。屈指數之，古來能有幾個？不如力行善事，累世修行，或致感動上蒼，轉可飛升白日。雲間雞犬，古語未必盡我欺也。然白龍魚服，俗眼何能辨真？這也是可遇而不可遇的事，吮疽撞肚，自可存而不論罷了。韓湘子化為白鶴，獨立千年。仙人還得仙人做，凡子成仙有幾多？更不容世人輕易漫求了。卻說芝哥兒從吟桂花回來，因史湘雲意俟春初約眾姊妹一會，便時時看史湘雲舉動。間或談論片時，知其已悟，暫寄塵間。到了三月初頭，他便從中慫恿，以成其事，好觀史湘雲是何意境。王夫人為年來姊妹疏闊，亦欲借此叫他們樂一樂。李綺新添個女兒，不得來。喜鸞因曹紫庭出差，家中有事。其餘皆如期而至。探春帶著全哥兒，頭一天同巧姑娘先到家裡。

這日午前，喜風來了，李紋同香菱、邢岫煙、寶琴陸續皆至。先到王夫人房裡請了安，喝過茶，說了回話。王夫人道：「我今日不陪你們，讓你們自在頑罷。」平兒照應酒席，也不出去。李綺帶著媳婦，約了寶釵，就同眾人到園裡來。史湘雲要算主人，請惜春代東，兩人早在園裡等候。眾人皆叫芝哥兒一見，因屬晚輩，就留芝哥兒一同逛逛。誰知中了芝哥兒意見，便不推辭。先替眾位送茶，就領著到園中各處遊玩一回。此時牡丹初放，憑欄相賞。想起當年情事，無不感歎。各人到各人作寓的地方，雖不似舊時風景，然鋪設整齊，花香鳥韻，依然如昨。寶釵同史湘雲邀了眾人，就在瀟湘館擺了桌子去坐。

進了門，探春說：「不如把兩張桌子並在一處，轉覺便於說話。」齊道：「好！」紫鵲、翠縷、愛兒、麝月等忙把桌子合成一桌，就去篩酒端碟。大家依序坐了。蘭哥兒媳婦臨月了，李綺叫他回去。芝哥兒斟一巡酒，打橫坐下。全哥說餓了，李綺就叫：「先端道點心吃。我們逛了會，也覺有些餓。」不多時，端了一樣春卷來，又配了一樣糖餅鬆仁的蒸食。全哥兒不愛吃春卷，倒虧了這道糖餅蒸食，才合脾氣，就不嚷了。

飲夠數巡，史湘雲說：「我們往日喝酒，或行令，或做詩。今日難道就如此白飲嗎？」探春道：「姐姐如何吩咐，誰敢不遵！」李綺叫人把平兒也請來，大家起身讓了坐。李綺、寶釵預先備了一席八大碗，兩樣點心，一壇酒。叫素雲、鶯兒先送給王夫人吃。寶釵道：「咱們今日當另想個生色頑法才好。」史湘雲道：「咱將這兩席人分開，藏花猜枚賭酒，何如？」邢岫煙道：「很好。」史湘雲、惜春、李綺、喜風、平兒、巧姑娘做了一伙，探春、寶釵、李紋、香菱、寶琴、芝哥兒做了一伙。議定十錦套杯，用兩盤盛著，藏花在外，揭不著那個鍾子，即飲那個鍾子的酒。揭著了，贏這一席三杯。遂摘了春蘭一朵，就是史湘雲這邊在裡間屋子去做，探春這伙猜。

不多時，平兒、惜春各捧一個盤子出來，內有單的，也有雙個合著的。寶琴就動手去揭。看時，卻不見花。就拿這鍾子，罰了探春這席一鍾。探春說：「這花可在那個鍾子底下？」香菱說：「只怕在兩個鍾子內罷。」芝哥兒說：「不是。我一揭就揭著了。」寶釵說：「小阿子知道什麼！快別動手。」探春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只管揭，有我哩。你別怕。」寶釵說：「既你姑姑說，你就揭。」芝哥兒在個頂小的鍾子下把花揭出，把探春這席上喜歡的只是笑。寶釵叫愛兒快送三杯酒去，史湘雲等只得笑著吃了。

這回該探春這席人藏去了，也進屋裡去藏好。李綺、香菱捧了出來，卻皆是單擺的。李綺便檢個大的揭了，卻不見花。喝了一鍾。大伙兒皆笑了，喜風揭，又不遇，也喝一鍾。史湘雲說：「我不信，這麼會藏。」將鍾看了一遍，全不見花；心內動疑，說：「這花藏在那裡？」又仔細一看，才看出花的所在。便道：「果然巧。」這令杯有個夾層的，從底下露酒的去處，塞在裡頭，外頭現著卻看不見。揭著這鍾子，也看不見。史湘雲拿著這鍾問道：「此花是誰藏的？」探春道：「你別管，只揭得著就是你們贏。」史湘雲用耳挖將花取出，大家笑了一陣。探春道：「難為史姐姐，如何找得著？我們情願罰酒。」李綺叫素雲也斟了三杯酒。送到這席。史湘雲問寶釵道：「你說這花是誰藏的？」寶釵笑著說道：「這是芝哥兒藏的。」史湘雲道：「好！」

便又該李綺這席去藏。用盤端出花來，也是十個鍾子單擺的。探春等看了會，看不出這花在那裡。就叫芝哥兒來看，芝哥兒看了一會，只見各鍾底皆有花影，就知是史湘雲弄術，有意要試他試。他便定神一瞧，卻看準了，便不就拿，也跟著猜。李綺性急，就揭了一個鍾子，恰懊碰著，這席上笑個不住。翠墨便斟三杯，又送過去。史湘雲道：「如何這麼巧？難道此中也有天意嗎？」把酒就分著吃了，偏要再做。探春道：「姐姐不要著急，例不可錯。該讓我們藏了，姐姐等再藏才是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使得。」探春等便將花就藏好，拿出。史湘雲動手一揭，就揭著了。這席也笑了一陣。紫鵲就斟酒送了過來。

這回又該史湘雲這伙藏了。用盤捧出那酒鍾來，三個一處，兩個一處，擺的像梅花陣一樣在一個盤裡。芝哥兒知史湘雲用遁法將花遁住，縱揭鍾子，那花總不露的。因笑道：「史姑姑大才小用了。」史湘雲便向芝哥兒送目，芝哥兒就不言語，把一個鍾於揭起，卻不見花。史湘雲道：「好姪兒，我服了你。這酒我們算輸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不見花，如何算輸？我們願罰一鍾。」芝哥兒拿著鍾子只是笑，仍就合在原處。再揭開，就有了花。大家齊說了...「聲：「好奇呀！前不見花，如何：再揭就有呢？」史湘雲道：「若不是我這姪兒，醉倒你們也揭不著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咱們頑了半日，天已未初，吃些東西，再變個法兒頑，可使得？」眾人說：「好。」乾兒進去打點飯菜，就叫老婆子端出菜來，斟上酒，大家同吃。仍把平兒請來。一碗火腿春筍，一碗蘑菇雜素。——就是那年薛姨媽所贊好的。實在做的得味。誇了一會，這兩樣吃得甚多，酒也喝過幾杯。用了點心。上完了菜。吃飯後，洗手漱口。撤了傢伙。送上茶來。喝過。就同院子來散步。

芝哥兒說：「天上這些風箏。我有一個，拿來放與姑姑們行。」便走到蘅蕪院去取來，恰是個蝠兒，不覺出奇。那知放到半天，見了風，忽一聲響，從蝠肚裡出來五個小蝠。這個大蝠像個鹿樣，成個五蝠捧鹿。眾人喝聲彩，史湘雲道：「我這姪兒又露相了。我也有個頑意兒，拿來姊妹們頑一頑。」便叫紫鵲回櫳翠庵：「把我那紙糊的紅匣子拿來，你可別看。要緊！」紫鵲答應著占了。不多會，把那匣子拿到。

史湘雲接了，把匣打開，叫眾一一看，卻是大小不等五色蝴蝶，滿滿一匣。史湘雲拿出來，向風地裡一個個兒往上放去，那紙蝶便乘風起去。到了半天，便變成真蝴蝶，隨風翻舞。彩翅高低，足有千百個，繞著大觀園亂飛起來。眾人齊聲誇獎。那知這蝶先卻不大，到後漸漸有扇大的，也有車輪大的。望去一片彩霞，燦如雲錦。眾皆看得呆了。史湘雲一招手，那群蝴蝶仍一個個化作紙的，從空紛紛落下。湘雲用手接了，裝在匣內。李綺等嘖嘖稱奇。芝哥兒走到史湘雲前，作了一揖說：「謝姑姑指教了！姪兒的尚借人間一線，莫能轉移。姑姑才是撒手空行。閒來還求姑姑教我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這法兒是蠶紙做的，你要學，到庵來，我傳給你。」芝哥兒又謝了。

天色漸晚，大家同出園來，到王夫人處說了幾句話。香菱、邢岫煙、寶琴皆辭去。喜風也回家了。王夫人留下李綺同探春一處歇。次日吃過飯，探春帶著全哥兒，同李綺皆各回去。

寶琴見了薛姨媽，告訴史湘雲蝴蝶兒的事。月娥聽了，說：「只怕是幻術，未必真罷。」寶琴說：「多會請到這邊，你瞧瞧便知是真是假。」月娥道：「也使得！不必忙。」

卻說賈政在工部裡，因運河淤淺，奉旨派他查勘。遂帶了閔師爺及家人林之孝、包勇等出京踏閱，逐處疏通，直到閘口，方才無阻。其中有該挑的，有該打壩蓄水的。相機隨勢，務得其宜。且減裝省費，不要地方官供應，輿情咸悅。遲至溽雨時行，河水暢

發。始回交旨，當將辦過情形面奏，甚得溫諭。給假半月，回到私第，大家歡喜。」那時已七月初頭，月娥一日忽向寶琴說道：「七月七是個乞巧日子，那天說史姑姑如此奇異，何不請來？再請幾位姨姨、姑姑，同游一天，不知可否？」寶琴最疼此女，就回了薛姨太太，也就允了。遂過這邊來，替王夫人商量說：「每次妹妹這邊請客，疼寶琴從幼在這裡。今兒要做乞巧會。月娥又聽見史姑娘蝴蝶兒頑意，小阿子想要瞧瞧。約初六日晚上將果筵擺上，各人的蛛兒各人裝了，露一夜。初七日請諸位姨姨、姑姑到我那邊吃個便飯，就看一看誰乞的巧。不知姨太太以為可否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有趣的事，那日我頭一個先到。有年紀了，我不乞甚麼巧，瞧個熱鬧兒。」薛姨媽說：「這事就煩替我們說聲，我處再著人去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蘭兒媳婦新添了孩子，未必能去。」原來四月初八日，蘭兒媳婦生個兒子。因是佛會日，叫做會哥兒，學名賈濂。送粥米，作湯餅。到滿月時，收禮備酒，也忙了數日。薛姨媽道：「好快日子！能幾天，也三個月了。」留吃過飯，薛姨媽就請眾人初六日午酌，並夾帖初七日早，先著人去請。喜鳳身子不便，辭了。喜鸞仍是照前不來。李紋、李綺皆收了帖子。巧姐兒住家，隨著探春、史湘雲、惜春，初六日早飯後就過去了。王夫人同李紈到午後才來。李紋、李綺到了榮府，王夫人留下寶釵、乾兒陪著到薛宅，大家行了禮。寶琴領著月娥，各位皆見了。王夫人拉到跟前，又親熱了一會，解了兩個荷包，不知裝的什麼，就替月娥係在大襟頭上。寶琴連忙謝了。吃過茶，翠墨接下茶去。同喜、同貴就擺桌子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吃了會酒。用畢飯。那天就晚上來。

不多時，半輪月已掛柳梢，天氣晴爽，便覺露容可掬。眾人洗了手拈香，便將各樣瓜果及細雕的諸色吉慶字兒，或藕片，或果子，皆擺在桌上，敬奉牛女。眾人通了誠，行過禮。月娥又向織女獨自磕個頭，默默的禱祝一遍。大家有用小竹盒的，攝絲盒的，也有用磁盒的，磁瓶、小磁缸的，不一其致。史湘雲卻用個五色彩線編成花籃。月娥獨用自家愛的白玉脂盒，並將金如意也裝在裡頭。各把蛛兒及各樣雕成藕果瓜的片兒裝好，各自記了，同供在所。獻瓜果之前，薛姨媽派人看了。二更後，才坐車回王夫人府裡來。

到了次日，將亮，大家就起來梳洗。王夫人備了點心吃了，就到薛宅來。薛姨媽早收拾齊備，接進眾人，喝了茶，就到所擺的桌前，看丁鏞人的絲盒，皆各照舊，回來吃了早飯。那天近午，供桌上那碗水果定然個皮幾。日交正中，眾人丟會巧針，雖也各成物像。細細看去，皆是針上帶些影子，借著日光尚得附會才成意境。眾人瞧不出趣來，只道盒內瓶子裡邊也不過如此。這巧真是徒乞了。

遂各人將各自珠盒兒打開一看，寶釵是個絲纏的「元」字，藉瓜片兒成的。李紈、平兒、香菱、李紋、邢岫煙，「有像方勝樣的，有像咕嚕錢的，李綺像一片錦，寶琴像一個梭，惜春結個「貴」字，也是藕片中有的。探春像個如意兒。獨有史湘雲的出奇，將果片的山字傍邊，蛛絲借著彩線，織做五彩的立人，纏成一個「仙」字。眾人無不喝采。即打開月娥的脂盒一瞧，更異樣，那珠絲把金如意，意頭就勢結成「女」字，如意柄橫了三絲。傍邊喜蛛兒攢做一點，作成「玉女」二字，盒蓋上別有奇處。裡面本來鐫著「天孫手制」，此時蛛絲結成卻像現織的一樣，紅光耀眼。大家皆以為奇。史湘雲道：「織女原本與我這姪女兒有舊嗎？為何昨夜親臨，你們不覺這瓜果凡經月娥手擺的，皆去廠尖。」眾人一看，才看出來。齊聲道：「難道真是帝女夜間親自來的？怪不得各盒內皆有絲織的巧處。」

眾人解不出寶釵的「元」字意來，探春道：「想是應在芝哥兒身上。」皆說道：「是極！」王夫人深是得意。大家回來，就在薛姨媽房擺外席，白吃到晚，方才別去。月娥對寶琴說：「史姑姑真是仙人，不可輕視。惜姑姑亦將來人貴，不同別人。」寶琴笑而應之，不甚介意。

史湘雲與寶釵最厚，到了家，渚人辭去。向著寶釵說道：「咱那芝哥兒本白不凡，這月娥姑娘也是個有來頭的。我往日不理會，今才石明瞭，總是嫂子的福氣。」寶釵道：「小阿子家，一時頑戲，如何做得實在，姑姑怎這樣誇獎。」史湘雲道：「我也是不輕許人的。嫂嫂不信，再瞧就是了。」碧鬟端過茶來，史湘雲知是伺候芝哥兒的，連忙接了茶，說是：「芝哥兒在家沒有？」碧鬟道：「在瀟湘館。今日虎哥兒在館同榻，不家來了。」史湘雲吃過茶，就回攏翠庵去。

原來虎哥兒因前日芝哥兒替他做過一篇賀屏，今日有個孟處士，是他親戚，時沐殊恩，特榮章服。因慶七十，仍求做篇屏文。即在瀟湘館宿了，看著芝哥兒起稿。芝哥兒提筆在手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遂在燈下看他上寫道：

粵自儋子相禮，而重明德之達人。厥後鄒公繼起，光紹泗水薪傳，配位先師，遂俎豆乎學宮而不泯。固非盧、郭、李、崔甲門四姓者，徒以閭閻相矜尚矣。龍山著異，襄水留徽，猶餘緒也。介翁孟老封公，少負特達之才，用無珪璋之薦，伯樂之知不遇，而千里之志徒存。嗣乃托跡林泉，吟風弄月。遂徜徉於水濬山陬，以老其材，而適其志。嘗訓其嗣友三公曰：士貴各行其是耳。生逢盛世，不獲列身通顯。以備楨乾於朝廷，則立賢無方，亦何地不可以自見。即不，御款段馬，乘下澤車，裡鄉稱善人，未始非曩賢所寄意。若輩勉腳。嗣公紳以書之，而不敢懈。乃積厚德者必享長年，而享長年者必膺奇遇。此介翁之所以歲逾古稀，而躬逢異數也。

閒嘗考古養老之典而有殊矣，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，養庶老於下癘，雖樂不相沿，禮不相襲統。夏後殷周，建學之名各異，而禮皆不廢，憲典之言類可稽也。漢魏而降，國無常制，杖幾則有錫矣，布粟則有賜矣。或巡幸之際而造其廬，或顧問之餘而優其役。皓首龐眉，優游隴畝，一旦而賜之顏色，惠出廟堂，史冊每傳為軼事。

矧夫數福近光，推仁錫類，引年之義，被以章服。因人賜級，雖無偃三命之銘；按譜分榮，克居中正九品之列。溥恩光於四海，推曠典於千秋。膺是職者，夫固不世之殊榮，特邀之寵命矣。介翁享以引以翼之年，際如經如綸之命。楓宸下頒鸞詔，而海屋永慶鶴齡。維時笙鏞競奏，籌觥遞加。座修白風以成詞，席薦青麟而作脯。

酒半行有離席而進者曰：「商山四皓，克定漢儲；九老香山，用光唐祚。龐眉異質，青史幾人。其在《詩》曰：「為此春酒，」以介眉壽。」為我翁慶。」介翁聞之而欣然喜。

稍間，又有捧爵而前者曰：「非常之人，必邀非常之遇。禮不虛行，典無曠設。草野而加以車服，帛肉而際夫恩榮，此不可以意計期也。用為我翁祝。」而介翁為之展然笑。

嗣有正容而揖，鬢色而言者曰：「我翁固鄒公之裔也。天爵之修，從以人爵；大體之養，殊於小體。廣聲聞於文繡，飽仁義以膏粱。辨晉楚之富於達尊，嚴趙孟之施於良貴。家學淵源，洵有自矣。乃諸侯倒履而迎，齊梁望風而進。名高百世，粟謝萬鍾。紹衣德言，繩其祖武。餘小子竊為我翁壽。」而介翁油油然如不勝衣，訥訥然如不出口。謙抑之度，衝藹之容，何穆然更無際也。其福德之受報，尚可罄哉！筆爰筆而為之序。

虎哥兒讀了一遍，滿心歡喜。下來打了一躬，說：「實在多謝哥了，為弟生色。但我哥這管筆，怎生要短要長，這般容易？小弟實在拜服。」芝哥兒說：「不知用得用不得，你且別贊，他人要齒冷的。」虎哥兒就在瀟湘館住了。次日，寶釵又叫他吃了早飯，才拿這文稿回去。

芝哥兒飯後無事，走到攏翠庵來，與史湘雲參證。只，見史湘雲正拿著惜春那年畫的《大觀園圖》。已裱成手卷長條。在那裡逐處同惜春看著議論。忽見芝哥兒進來，便指著這手卷道：「我說這手卷如何發跡，原來又在老姪身上。不然你來的這麼巧？」芝哥兒道：「是何手卷？那朝典故？並何名公手筆？」史湘雲道：「這是大觀園的圖，是你惜姑姑的筆墨。你看一看，畫的著實細緻。」